

中文摘要

民间契约文书在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使“微小”的基层经济往来得以放大，以往研究中无法深入的细节，在“新史料”中却得以细致入微的展现。更重要的是，过去因材料缺乏往往使研究者只能从观察者的角度对研究对象展开研究，而忽视了历史主体自身的感受和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历史的改变作用，而民间契约文书在研究中的运用却使这一切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一份份形制各异、背景迥然的契约文书背后，隐藏的是一桩桩在民间实实在在发生过的经济事件。“升斗小民”的买进卖出，追求的是被官方话语体系所不齿的“蝇头小利”；但这一切在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确是“至关重要”的。契约文书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了民间经济往来的细节问题；从一个近似极端的视角，直接而有效地反映了宏观制度安排对基层日常生活的影响。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将成为社会史微观研究的又一重要史料来源。

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山西，民众使用契约文书的历史相当漫长，但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近代以来频繁的战争与政治运动，数量巨大的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早已随着历史的急风暴雨而消失了。对于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更深、更广的维度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晋中地区民间契约文书整理与解读的基础上，本文在厘清作为权证的“契”与作为民间意愿表达的“约”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民间契约文书概念体系的了解。进而，通过对作为手工业工具的“晒纸墙”被纳入传统物权体系的过程书写，实现对物权多样化与地方社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再认。并通过对抵押借贷的研究，在关注承还保人对于晋中地方经济生活的独特地位的同时，揭示出作为近代基层社会经济生活核心的“土地”权力。最终在对乡土化的地权向土地公有化发展过程的微观研究，从微小的契约实践中，反观宏大的制度变迁。

文章试图以基层社会的经济生活为入视角，从契约文书所表达的微观个案当中，离析出晋中地方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脉络，在关注近代以来晋中地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对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历史关照。

关键词：近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社会经济；现代化

ABSTRACT

Folk Contract research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application, the "small" grass-roots economic exchanges can be enlarged, the previous studies were unable to penetrate the details in the "new historical" has been meticulous in the show. More important, in the past due to shortage of material Researchers tends to j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server study's research,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meaning and feeling of history people ,even the changes for the history role, and folk contract make this disadvantage become this "impossible" to possible. Copies of a different shape, background utterly contract documents are hidden behind a pile that occurred in the private real economic events. "Common folk" of buying and selling, the pursuit is being held in contempt b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petty profits"; but all the peopl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a "critical" in daily life . Contract Documents is a very direct way, true and accurate record of the details of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exchanges; from a perspective similar to the extreme, direct and effec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macro system reflects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Of these data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will be another important micro-data sourc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hanxi, people use a long history of the Contract Documents, but compared to other provinces nationwide,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coupled with frequent in modern times of war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a huge number of contractual instruments of the Shanxi' s history was vanished by violent. the collection of Shanxi Folk Contract 's collation and research, will help us have a deeper, broader dimensions of society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Shanxi region.

Th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xi University in China has collected many Folk Jinzhong organize and interpret the Contract Documents, based on this paper to clarify the warrant as "Contract "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as a civil " Contract "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tract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folk concept of knowledge. Furthermore, through handicraft tools as the "drying paper wall" was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e tradition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o achieve diversifi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local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research on mortgage lending, paying attention to local contractors also guarantor for Jinzhong unique position of economic life, while revealing the cor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as a grass roots modern "land" power. In the end of the land ownership to local ownership of land microscopic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tiny contract practice, contrary gr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rassroots community economic life into perspective. From the Contract Documents micro cases in which the expressed, isolating Jinzho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times Jinzhong concern based o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care of modern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Shanxi.

Keywords:modern; Shanxi; Folk Contract Documents; socio-economic modernization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绪论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历史学是一门记事的科学，叙事是历史学研究最终呈现的重要方式。“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对准基层，突破政治史“宏大”叙事下概念化的书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区域化，使得研究者更加依赖地方性知识建构起来的“语境”化叙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微观化取向，要求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叙事对于研究的支撑作用。伴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微观化取向，与之相应的叙事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进而提高了对支撑叙事的史料要求。

“走向田野与社会”在完成基层文献积累与口述资料提取的基础上，为社会史微观研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新史料”。同时，通过“走出书斋”“回到历史的现场”，将历史学传统的“观察式”研究转变为“嵌入式”研究。研究方式的变革在推动社会史研究向微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对相应的历史叙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历史书写的最基本方式，叙事成为了历史学的标志性特征。这种叙事是建立在以大量史料为支撑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具有“历史感”的叙事。大量基层文献的使用并辅之田野的口述资料，为实现具有“历史感”的精致叙事创造了必要条件。社会史微观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叙事”仅作为历史研究最终呈现方式的单一认识，精致叙事的实现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通过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微观研究，叙事成为了“支撑”个案的基础，在不断使个案的叙事精致化的同时，进而为宏观大历史提供了更多新的理解面向。

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师生“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大量研究实践中，积累起来了数量颇丰的近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在这些形制各异、背景迥然的文书背后，隐藏的是一桩桩在民间实实在在发生过的经济事件。“升斗小民”的买进卖出，追求的是被官方话语体系所不齿的“蝇头小利”；但这一切在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确是“至关重要”的。契约文书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了民间经济往来的细节问题；从一个近似极端的视角，直接而有效地反映了宏观制度安排对基层日常生活的影响。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将成为社会史微观研究的又一重要史料来源。

民间契约文书在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使“微小”的基层经济往来得以放大，以往研究中无法深入的细节，在“新史料”中却得以细致入微的展现。更重要的是，过去因材料缺乏往往使研究者只能从观察者的角度对研究对象展开研究，而忽视了

历史主体自身的感受和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历史的改变作用，而民间契约文书在研究中的运用却使这一切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从而使“从普通民众的视野去反观国家的权力意志和宏观的制度性设置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境况。”¹成为可能。

诚如业师行龙教授所言：

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是一个重要领域，在研究城市的过程中，才能感觉到乡村的意义，反之，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社会。²

如何更好地开展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山西省最大的城市——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成为开展山西区域城乡关系研究的重点地区。本项研究正是基于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晋中地区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与解读，试图以基层社会的经济生活为入视角，从契约文书所表达的微观个案当中，离析出晋中地方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脉络，在关注近代以来晋中地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对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历史关照。

1.2 学术史回顾

1.2.1 博古通今：作为“资料”的民间契约文书

契约文书是民间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是私文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我国流行使用达数千年之久。它所记载的内容均为民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人身关系等等的个案事实，直接反映了历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可补政书、典章、史志和其它公私文献的缺憾，对于中国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尤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遗憾地是，最早对中国民间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却不是中国人。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方的战败使台湾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由于推行殖民统治的需要，由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在台湾开展了大规模的“私法”调查，在形成了十三卷本的《台湾私法》（1909-1911年）的同时，编纂了《契约及书简文类集》（1916年）。国人对中国民间契约文书进行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实现法制近代化越来越被学者和政府重视起来。这一时期，在全国开展了以民、商事习惯调查为代表的研究活动，形成了《中国民事习惯大全》³和《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⁴等重要成果，但这种调查及最终形成的成果，往往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了法习惯与习惯法的研究上，对契约文书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对民间

¹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第232页。

² 行龙前揭书，第3页。

³ 施沛生编，广益书局（上海），1926年

⁴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印，1930年

契约习惯及习惯法的研究，对契约文书本身及契约实体的关照则很不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权，为殖民统治提供情报服务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课在东北三省开展了名为“满洲旧惯调查”的调查活动，形成了多达九卷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¹。在之后的侵华战争中，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又分别在华北、江南等地区进行了多次规模庞大的“惯行调查”，形成了《北支土地惯行资料（一）（二）》《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地券集》《中支惯行调查参考资料》以及多达六卷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²。上述的日方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政府在华实行殖民统治服务的，但在客观上，这种建立在以社会学为主体多学科交叉的社会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实景勾勒。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搜集、整理的契约文书资料因大量的相关调查报告的存在，而更加具有“可读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满铁”调查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语言障碍以及战争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相应的调查活动以及资料收集工作的完整性、真实性，越来越多的开始受到质疑。

1.3 追本溯源：作为“史料”的民间契约文书

真正全面地对中国民间契约文书进行研究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战后的日本汉学界，法律史研究开始复兴，以天野元之助（著有《支那农业经济论》）、天海谦三郎（著有《中国土地文书研究》）等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开始了对中国契约文书的研究。1975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清）》成为了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契约文书研究的代表性阶段成果。

在国内，这一时期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傅衣凌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从对福建、徽州及江南地区的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入手，以探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为核心，集中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经济史。在傅衣凌先生之后，杨国桢教授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的著作《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³一书厘清了明清土地权利关系的实态，探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财产关系的特质。杨国桢教授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丰富的契约文书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的，他主持编订的《闽南契约文书综录》⁴成为之后中国民间契约文书整理的典范。

¹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²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岩波书店（东京），1952—1958年

³ 人民出版社，1988年

⁴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

1990年代后，以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¹的出版为标志，中国的“契约史”研究开始走向成熟，用契约“重构”中国通史的努力，昭示着契约史研究者对历史研究的学科关照。与此同时，由沙知主编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²为代表，通过对“敦煌文书”中的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学界试图以契约为入视角，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研究。随着1990年代前后安徽省博物馆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单位主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集）⁴以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⁵等大型资料书的整理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发展。章有义先生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⁶和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⁷两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那之后，逐步形成以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为中心的“徽州文书”研究群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

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契约史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民间契约文书，保留至今的契书原件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的遗留物，杨国桢先生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曾保守地估计，仅中外学术机关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原件的总和，当在1000万件以上。也正是基于对这些馆藏明清民间契约文书史料价值的重视，天津⁸、厦门⁹、宁波¹⁰、长兴¹¹以及中国台湾¹²的契约文书收藏单位，对各自馆藏的明、清民间契约文书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整理和刊布，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向前推进。更值得注意的是，从195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选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到本世纪初刘戈译注的《回鹘文买卖契约译注》和陈金全、杜万华主编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出版，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馆藏”之外的乡土文献。通过对处于“中华帝国”边缘的少数民族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实现了从更宽更深的向度观察中国。

¹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⁵ 王珏欣、周绍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⁷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⁸ 刘海岩编《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⁹ 陈娟英等编《厦门典藏契约文书》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厦门房地产契约契证》编委会编《厦门房地产契约契证（1616-2008）》厦门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编印，2008年。

¹⁰ 王万盈编《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¹¹ 长兴县档案馆编《长兴契约图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

¹² 陈秋坤编《大冈山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1.4 作为社会史微观研究新史料的民间契约文书

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山西，使用契约文书的历史相当的漫长，但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农牧交汇地带，租佃不发达），加之近代以来频繁的战争与运动，数量巨大的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早已随着历史的急风暴雨而消失了。迄今整理公布的山西民间契约文书只有张正明、陶富海的《清代丁村土地文书选编》¹一文，专门的资料书并未问世。

一直以来，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张正明《清代丁村田契研究》²一文是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最早成果。但在这之后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研究几乎处于空白期。2006年2月王倩发表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晋中南地区土地价格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³一文重新开启了学界对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紧接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刊登了陈学文的《清代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法制化——清道光三十年山西徐沟县王耀田契(私契、官契、契尾)的考释及其它》一文，该文以清道光三十年山西徐沟县王耀田契为个案，对近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制式、习惯、税则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2007年4月王倩再次著文《清代至民国时期晋中南地区的土地流转及其中间环节问题研究》⁴，对清代山西晋中及晋南地区的土地流转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是其以南开大学藏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为中心开展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又一力作。目前，学术界对山西近代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仅有上述四篇专文，专著迄今还未出现。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1992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十多年来中心师生开展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积累了数量颇为可观的近代山西民间契约及相关文献。契约文书所呈现出来的是作为基层乡村社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而历史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事件性”。同时，也正是在这些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制度的“微小实践”，进而引发了“微小实践”的积累，从而实现了在“小”实践中再认“大”制度变迁。本文的写作也正是基于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契约文书中的晋中部分，进行整理和解读的基础上而开展的。

¹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² 载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4—312页。

³ 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⁴ 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第一章 在“财”与“产”之间：以土地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经济

1.1 被“祖遗”的土地

在大量的田野实践中我们发现：无论契约的标的物是否为“土地”，基层民众都习惯于将各个种类的契约文书统称为“地契”。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力地说明了，土地交易在中国基层社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更昭示了“土地”作为从事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传统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首要而且极为特殊的地位。

作为基层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同时也是价值最高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被基层民众更多的看作自己的“产业”，并将其在必要的时候传给自己的子孙，从而使自己的“产业”成为家族的“永业”。从“产业”到“永业”的演变，明白无误地標示了土地产权的“纵向”流动过程。这种看似“抽象”的产权流动过程，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却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展现，其中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就是“分家单”，我们试看一例：

立分单约人三门崔三孩一户，今分到北房伍间，东至化磨、西至化磨、南至院心、北至水，又有后院一所，桥上院西房一间，前头窑一眼，东头南房三间，过道作天水道路同行，上下砖瓦土木石相连，地各开后。恐口难凭，立分单约为证。

民国廿二年二月十二日又分到养老地杨家门口平地八亩，又有北场壹座，又有菊花凹门口平地叁亩。

立合同为证

光绪卅四年二月初四日

立

(押)

地各开后：

黄字岩坡地一处	南岭后下吉坡地一处
小东岭坡地十二亩	坟坡地(乙)[一]处
南岭上土下坡地一处	小南岔掌坡地一处
前杨坡地三亩	老理沟坡地一处
楼圪它坡地一亩	东湾平地四亩
福其沟坡地一处	杨家沟平地二亩
河西地半亩	刁王战地一处
圪桃树沟地三亩	小北岔平地三亩

亭树沟平地三亩

海金（押）

鼠年（押）

同家长崔 贵和（押）

善昌（押）

金成（押）

代字人崔炳南（押）¹

作为父亲第三子的崔三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分得了原属于父亲的部分土地和房产，之后又于1933年，分得了原属家族共有的部分土地作为“养老地”。在这里原属于父亲“产业”的土地被“以父亲的名义”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们。作为“产业”的土地在父子间以“分家”的形式实现了产权的纵向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家析产而出现的土地权利纵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仍作为“家事”而以一种“非正式”的形式在基层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这种家族内部对财产权利的分割与主张，是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计为前提的。大量存在的“分家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契约，但这类文书仍具有一定的“契约”属性，并且在家族内部因财产发生纠纷时，作为判断的“证据”而被用来主张权利。

与此同时，在数量更为巨大的民间契约文书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土地权利纵向流动的痕迹：

立契书人翟继金，因为钱粮紧急无处取办，今将祖遗京上村河南里平地壹亩，东至水道、南至郭姓、西至水道、北至张姓，四至明白，情愿出卖与仁高里崔文仲为业。同众言定，作死价钱五千五百文。其钱当日交足无欠，日后若有户内人等争差，继金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死契存照。

上带原粮银叁分丁归在内

同伯父翟

仲口（押）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

日立死契书人翟

继金（押）

方进通（押）

同中人

翟毓瑞（押）²

¹ 和顺文书—15，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郝平副教授。

² 和顺文书—10，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郝平副教授。

在这份契约文书中，通过书立契约进行交易，翟继金由“祖遗”而来的土地，被出卖于崔文仲，产权发生了横向转移。契约文书中明白无误地注明了土地来源为“祖遗”的事实，通过产权的纵向流动从祖、父辈那里“免费”继承的土地，通过契约交易而成为自己手中的“现金”。在这样一个由“产”到“财”的转换过程背后，所标定的则是土地产权由纵向而横向的转移过程，契约文书成为了这块土地的土地产权纵、横传递的“拐点”。

在大量的田野实践中我们发现，基层民众对土地产权纵向流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地过程：

立卖地约人崔元庆，因为钱粮急紧，无处取办，今将自己祖业原分到，东平子麻地贰亩、平地壹亩，东至崔大然、南至水道、西至大河、北至水道；菊花凹平地叁亩，东至坡根、南至渠、西至大河、北至渠；塞凹口子平沙地贰亩，东、南具至崔仲禄、西至崔大良、北至渠；念沙沟坡地捌亩，东、南具至崔大贵、南至坡、西至崔大贵、北至崔大文，四至明白情愿出卖与伯父崔大禄名下，永远承业。同中言明，作卖价钱肆拾仟整。其钱当日交足不欠，若有户内人等争差，元庆（乙）[一]面承当。恐后无凭，立卖约存照。

上带元粮二两七分正丁归在内

同父 崔大喜（押）

同叔父 崔大然（押）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八

立（押）

崔士儒（押）同中

人

崔文广（押）¹

从“祖遗”到“自己祖业原分到”，看似相同的意义表述背后，却隐藏着基层民众实实在在的财产观念变迁。“自己”与“祖先”并提的表述方式，在确认产业来源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对产业的现有控制力。从“祖遗”到“自己祖业原分到”，直至最终的“自己原买到”，个人对财产权力的主张不断被强化。原先单一依附于“免费”的“祖遗”而实现的土地产权流动，开始向“卖出买进”的横向流动发展，土地产权流向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充当基层民众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财”“产”转换重要媒介的民间契约文书，在充分而精确地勾勒出上述转换过程中相关细节的同时，也为我们今

¹ 和顺文书—20，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郝平副教授。

天从更深，更直接的角度了解历史时期基层社会经济生活的实态作了必要的资料准备。大量土地买卖契约的存在，为今天的我们真实而生动地勾勒出当时基层社会频繁发生土地产权交易的历史事实。“财”与“产”之间不断进行着的转换，在有力地带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传统的中国引入了近代。

1.2 从“恒产”到“浮财”

从“祖遗”到“自己买到”，“财”“产”间的频繁转换，所彰显的是商品经济的博兴，而真正使这一切摆脱“小农”束缚的却并不是“买卖”。在近代的中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基层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入，可以作为“资本”自由流动的“浮财”，成为了资本市场的“主角”。原先通过简单的“买进卖出”来集聚资本的方式，开始逐步退出基层社会经济领域。

“财”“产”间的转换模式，随着“产”含义的变化而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从传统的农业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变，原先被称为“恒产”的土地开始成为资本投资的“选项”之一，多元化的资本投资市场开始萌芽；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经济体系仍然是以“土地”为中心的。近代化给基层社会经济体系带来地是更为活跃的“财”“产”转换模式。

1.2.1 典卖与抵押

土地的所有人有时因财务危机，需要现金应急，便将田地典当与人，作为抵押品，取得现金，相当于抵押贷款。这种借贷关系在近代的中國乡村极为普遍，我们试看一例：

立典契人郭寿长，今因钱少不便，将自己祖遗白地壹段，同母赵氏，将孙家楼城崖地，计地贰亩半，楼行不开，四字[至]：东至本主、西至堰、南至赵处、北至本主，四至俱明。情愿出卖与赵万和耕种，同中言明，典价钱贰拾捌仟文整，其钱当交不欠。此地至[自]典以后，倘有人等争碍，郭寿长一面承当。恐口难凭，立典约存照。

随干钱粮钱贰佰[佰]伍十文，限五年元[原]价回赎。

随原约叁张。

道光贰拾陆年十一月三日

立典约人郭寿长 押

刘 菓 押

中见人 刘德书 押

刘 根 押

孙朗书¹

通常在土地的原业主发生“钱少不便”的资金困难时，便会选择“典”，通过一种延长土地售卖期的方式，将自己土地全部的使用权和部分的所有权让渡给承典人，以此来使得原属于自己的土地短期内变“现”，从而解决其在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资金困难。上面所引的这份契约，非常清楚的表达了这一点：

土地的原业主郭寿长以 24 千文的价格将自己的 2.5 亩土地出典与赵万和，在为期五年的“典期”内，原业主郭寿长有权仍然以 24 千文的价格将原属于自己的 2.5 亩土地赎回。但如果五年之后仍未回赎，土地将为承典人赵万和所有。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年的“典期”内，土地全部的使用权将为承典人所有，与此相对应的是原业主并不需要为作为典价的 24 千文付出利息。

对土地的原业主而言，如果所出典的土地已经达到自己全部产业的相当部分，土地全部使用权的让渡就会使回赎土地的可能大大降低。而大大低于土地绝买价格的典价，势必会将原业主逼向“贱卖”土地的绝境。因此，在很多时候基层民众更多的是选择“抵押”作为解决临时性资金困难的模式。

立借钱文约人武补儿、武占儿，因为一时不便，今借到武守良名下本钱肆拾五千文整。同中言明，按月贰分出息，恐言失信，质当村东堰内坟地壹段，系南北畛，计地贰亩肆分整。东至宋风年、西至武世旺、南至大道、北至小道，四至开明。本利不到，钱主承业，耕种捌年。未滿捌年以内，贰分出息。恐口无凭，立质约为证。

随带朱契一张。

民国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立

李受如 押

中见人 王万明 押

武迪元 书²

债务人武补儿和武占儿将自己名下的 2 亩 4 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武守良，并从武处借得 45 千文。不同于“典卖”的是，债务人以每月 2 分行息的方式，保留了土地全部的使用权。这样一来，对于依靠土地为生的人，土地使用权的保留将为“还贷”提供有力的保障。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八年的借贷期限年滿之后，债务人如未能如期还贷，被抵押出去的土地将为债权人所有。也就是说，在“财”与“产”的转换过程中，

¹ 清源文书—54，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² 清源文书—2，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作为“不动产”的土地，成为了债权人规避风险的有效保证。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土地的“不动产”特性，在实际的基层社会经济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田地为债权之抵押品，或以田地典质于人，除立借约或典约外，必须随带所抵押或典质田地之原契。”¹的制度保障，并在进一步的基层社会经济实践中不断被完善：

立借约人赵中和，前者借到赵家户钱贰拾陆千文，按月一分行息，将质当贰亩地壹段计地捌分开列四至具明，将质老契壹张。老契年远失落今同家长等等赵泰玉、泰让、多庆、培岁、培庚、双喜、培贵、鱼儿、有牛、富牛、赵翁言及日后出来作为废纸，永不反悔。将借钱项，当面交清，本利两清。

民国十七年阴历六月初七日

立

中人、代笔 赵翁 押²

在上面所引的契约文书中，顺利完成“抵押”所必须的土地原契约遗失了。如此重大的“制度”缺陷势必将造成“抵押”的无法实现。但让我们惊讶的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债务人通过具有“公信力”的财产证明，便可以顺利的通过抵押“权力”来实现借贷。原有的“实物”抵押方式开始松动，以土地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多元的物权体系开始出现：

立指房借款约人吴得仁，今因正用，借使到袁振昌名下随市周行大洋壹百陆拾圆整。遂将自己坐落吴家大门里老院内上南房四间，门窗坑火俱全，东至厦墙、西至码头、南至本处、北至院心，出入水道俱通，茅厕夥占，四至明白，由袁振昌居住。同中人说合，借洋不出息，住房不出租，房租利息每年互相抵补，限至五年为满。倘若不及期限，归给原本，按月一分行息，房租另议。两造各出情愿。恐口无凭，立约存证。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日

立

后批：五年以内房屋破坏住房人负担。

张具朋 押

张尔亮 押

中见人 吴万月 押

聂如山 押

刘茂齐 书³

传统的抵押方式在上面所引的契约文书中出现了“变异”，原本通过出让产业所

¹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23页。

² 清源（契约）档案—10，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³ 清源（契约）档案—30，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有权来实现借贷的模式，被五年的“互助期”设置所改变。契约文书的立约双方通过“房租”与“利息”充抵的方式，实现了“双赢”，并通过书立契约对立约双方的权、责、利进行了有效的规范。

1.2.2 “钱主”的尴尬

“典”对于承典人的“找价”风险一直都是存在的。因此，在更多情况下，承典人选择在书立契约时通过注明“典期”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但即使是这样找价仍成为“钱主”的一大尴尬：

立典地文约人王宗贤，兹因正用，今将自己祖遗碱荒坟地一段，计地拾壹亩，楼行二十六回，西至塞堰、北至卖主、东至路、南至渠，同中说和，出卖与路子香名下永远为业，前作典价大洋叁佰壹拾圆。今找使大洋伍拾圆，共作卖价大洋叁佰六拾元，并随带夏秋民粮。日后有亲族人等争夺，卖主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以为证。

随带老契约一张。

中华民国三十年古历十一月廿七日王宗贤立

又批：日后王宗贤夫妇百年，准归其内安葬，约后无效。

中人 路荫棠

自书¹

以 310 元出典的 11 亩土地在被“找使”了 50 元之后，最终以 360 元的价格出卖与承典人。在近代晋中民间契约文书中，上面所引的找价情况屡见不鲜，多次“找使”钱财，甚至隔代“找使”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完全的所有权让渡，很容易造成产权的模糊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承典人的利益，进而出现“典”在基层社会经济交往中的被动局面，并最终导致“典”的消亡。

对于通过让渡全部所有权，以出息作为代价，换取全部使用权的“抵押”而言，能否按时、完全的“取息”成为“抵押”盈利与否的关键：

立执照人乔守伦，兹因赵毛旦，道光年间借到自己名下钱壹拾陆千文整，质到南园子葡萄地一段，每年付利钱不齐。今同中人赵根昌说合，共付本利钱陆千文，作为了事。因原借约失落，日后出来，作为废纸。恐口无凭，立此执照为据。

民国八年八月十八日

立押

中见人 赵根昌 押

乔守温 书¹

¹ 清源（契约）档案—8，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无法按时、完全的“取息”成为上面所引契约文书中“抵押”失败的症结所在。不能履约取息，甚至对债权人有着“折本”的风险，这势必在造成“钱主”的尴尬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民间借贷的发展。

1.2.3 “承还保人”

针对前文所述“钱主”的尴尬，面对日益严重的“还贷危机”，在实际的基层社会经济交往中，基层民众通过承还保人的角色设置在保护债权人既得利益的同时，避免了“还贷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立承还保约人牛泰安，今保过张映井，借到大庄裕本钱叁拾仟文。言明按月壹分伍厘行息，限定明年十月兑日本利清还。如还不到，张映井将祖遗置到东马峪铺房院壹所，四至房屋俱照朱契注明，许钱主管业承占，倘有争碍，牛泰安愿本利如数清还。恐口无凭，立约为证。

随朱契壹张。

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承还保人牛泰安 押

借钱人张映井 押

中见人 乔长喜 押

张映井 书²

在张映井与大庄裕商号的抵押借贷中，作为债务人的张映井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了债权人大庄裕商号，用以完成借贷。牛泰安作为承还保人，在债务人不能履约的情况下代为还贷，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承还保人的牛泰安通过收取佣金的方式得利。

承还保人作为抵押借贷顺利完成的“保障”，在债务人出现“还贷危机”的时候代替债务人还贷，这样一来，债权人的资金回流与盈利得到了必要的保障。但有必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上文引述的契约文书中，承还保人在取得佣金之后，在债务人不能履约的情况下帮助还贷，但很显然这种“保证”是仪式性的。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承还保人除了得到佣金之外，并没有针对承还保人在帮助还贷之后的风险保障设置。

但很显然，基层民众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交往中很快便发现了这一制度“缺陷”，并通过“保人垫还，保人承种。”的制度设置加以完善，试看如下两例：

立承还保约人刘尚信，今保张大猷，借到岳寅名下口本钱伍拾千文整。言明按月壹分八厘行息，期至明年九、十月本利清还。如还不到，情愿将自己刘家葡萄地

¹ 清源（契约）档案—23，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² 清源文书—8，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一段，计地五亩，四至注明：东至石堰、西至山根、南至刘处、北至张处，苇绳椽架，□房四间，卧架、立架竿只、浅只一并在内，树木相连，地内夥井贰眼九日内使用壹日，人路水路俱通。保人垫还，保人承种。恐口无凭，立承还保约为证。

地内夥朱契壹张在张希尧名下执。

中见人 海宽哥 押

张希斌 书

宣统元年拾贰月贰十八日 立 押¹

立承还保约人李凤德、张希尧，今保张大猷，借到晋三堂□本钱叁拾千文整。言明按月贰分行息期，至明年九月十贰日本利清还。如还不到，情愿将自己祖遗刘家葡萄地一段，计地五亩，东至石堰、西至山根、南至刘处、北至张处，四至开明，情愿推与承还保人李凤德、张希尧耕种，保人本利如数垫还。恐口无凭，立借约为证。

中见人 张治邦 押

张希尧 书

光绪叁十壹年九月十二日 立²

上面所引的两份契约文书都针对承还保人在债务人不能履约的前提下，代为还贷之后的利益保障进行了必要的制度“预设”。“保人垫还，保人承种。”的制度设置，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承还保人在代为还贷之后的既得利益。契约中作为借贷抵押物的产业，在承还保人代为还贷之后，成为承还保人的财产。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基层社会经济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承还保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跨区域的抵押借贷成为了可能：

立承还保借钱约人刘学礼、张希尧，今保到张大猷，借到太原县古城营村孙二先生名下本钱壹百两整。同中言明，按月贰分行息，即至明年九月内本利清还。如还不到，情愿将自己祖遗刘家葡萄地壹段，计地五亩，东至堰外、西至石堰根、南至刘处、北至张处，四至开明。此银如还不到，保人佃[垫]还，保人种地。此系各出情愿，恐口无凭，立承还保人为证。

计开随到夥朱契壹张。

大清光绪叁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立

¹ 清源（契约）档案—12，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² 清源（契约）档案—11，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中见人 张际雍 押

张希尧 书¹

身在清源县（现属清徐县）的张大猷，通过同乡刘学礼、张希尧的承还保证，竟然跨越县境，向身在太原县古城营村的孙二进行借贷。我们不得不承认，承还保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还贷危机”对基层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的同时，真正使得“恒产”变为“浮财”。大量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资本”的出现，才真正将传统的中国带入近代。

¹ 清源文书—56，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第二章 在“权”与“利”之间：契约文书中的现代中国

2.1 “造纸墙”的故事

2.1.1 以“水”为中心的赤桥社会

赤桥村，现隶属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位于太原西南约 22 公里。¹毗邻被称为“三晋名胜”的晋祠：

在晋祠的东北，距晋祠二里许，晋水横流村中。²

穿流而过的晋水，在给赤桥带来灌溉便利的同时，将其纳入到了晋水水利体系当中。早在宋代就已建立起来的晋水水利系统，一直以来都是这一地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晋水流域以“水”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秩序。

得益于充沛的水资源而发展起来的稻作农业，为赤桥的造纸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产原料——稻秸；“近水楼台”的用水便利为耗水量大的造纸业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位于晋水“总河”，水量大的天然优势，成为了赤桥水磨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围绕着“水”，赤桥形成了以稻作农业、造纸业和水磨业为三大支柱的社会经济体系。

2.1.2 造纸：过剩人口的产业流动

晋水水系以发源于晋祠的泉水为主要水源，形成了鲜明的“泉域”特色。一方面，水源形式的单一势必会造成流域内水资源争夺的加剧，以致引发区域内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对水资源的重视与开发，在形成一套以“水”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基础上，人们通过复杂的分水制度来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官方化”分水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使水权在这一地区实现了“国家化”，其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水权交易在这一地区的出现。

稳定的水权为以“水”为中心的赤桥社会提供了良好秩序保证，但水权与地权的“绑定”，使得通过扩大土地面积来实现农业发展的方式受到了来自“水”的束缚。流域内大面积的旱作农业，转而成为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在无法扩大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通过选择在等面积内收益率最高的农作方式，来维持农业的发展和收益的提高。

但随着明初军屯在晋水流域的出现，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这一地区；加之明中后期的中国人口出现激增，过剩的人口构成了对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明清时期，赤桥村已经发展成了 1000 多人的大村。³面对地方社会的现实困难，

¹ 赵继明《“道”、“渠”俚语话赤桥》，载王海主编《古村赤桥》，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 页。

² 应魁《兰村、纸房、赤桥三村之草纸调查》，载《新农村》第 3、4 期合刊，1935 年。

³ 郭华《赤桥传统造纸》，载王海主编《古村赤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3 页。

已经由于水权与地权的绑定而“固定”了的农业，根本无法更多地吸纳过剩的人口，面对不断加剧的人口压力，人口纵向的产业分流与横向的区域流动开始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涌入了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的手工业，因地制宜，赤桥人选择了造纸。从而出现了刘大鹏如下的描述：

（赤桥）南北西三面地甚狭，且矿磧难耕，东资晋水灌溉者稻田五六百亩，麦田三四百亩，村人造草纸者十八九，耕田畴者十一二。稼事之多田者，田不过三四十亩，少则一二亩……亩之所获，不敷朝餐夕餐。所资以为生者，藉稻秸以成草纸，可易金钱，足够糊口而已。饱暖之家颇多，而富有者则鲜矣。¹

造纸业因其天然的劳动密集性，吸收了赤桥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成了赤桥社会经济又一显著的特点。

2.1.3 多元的物权与地方社会的近代化

随着造纸业在赤桥的发展，最初农民迫于生存的“无奈”选择，转而成为一种谋生、致富的手段。

里人恒业，资耕田者十之一二，资造纸者十之二三。²

成为赤桥人“恒业”的造纸业，开始了对赤桥人生活的雕塑过程：

吾里人民，皆资造纸为生，每岁季秋，家家户户各修晒纸墙，馆之左右，其墙甚多。日来里人鸡鸣而起，即来此间挑水和泥，天晓涂抹，一家抹墙，邻人相助，每日凌晨，馆之左右即人声鼎沸，亦里中幸事也。³

从修建造纸墙时的“全家齐上阵”，我们看到的是刚刚从农业中“脱胎”的手工业。进而：

里人抹晒草纸墙者七八家，及天未晓，由河中挑水担到山麓，将泥和起。早餐，抹墙，每家有十数人，均邻互相助工，祇是管饭不给工资，此古风也。⁴

从“十数人”的规模到“管饭不给工资”，发展了的赤桥造纸业正在深入赤桥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一份产生于清道光十九年的“晒纸墙”买卖契约十分明白的表达了这一趋势：

立卖晒纸墙死契人刘德闰，因缺用，今将祖遗晒纸墙，上、下两面，东至武、南至李、西至杨、北至刘，四至分明。情愿出卖于本族刘安邦永远晒纸使用，同人言定价钱叁仟文整，其钱当面交足不欠。日后倘有亲族人等争碍，不干买主之事，卖

¹ 刘大鹏著《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²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页。

³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第46—47页。

⁴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民国十九年九月初三日），第416页。

主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死契存照。

道光拾玖年肆月拾叁日立

中见人 高 望

刘进宝¹

晒纸墙出于“祖遗”的事实，明确地告诉我们，至少在契约成立的道光十九年之前，造纸业已经在赤桥初具规模。作为手工业重要“工具”的造纸墙，被以书立契约“正式”形式进行买卖，充分证明在赤桥的经济生活中，造纸墙已被纳入到了“不动产”的范畴中。仅就造纸墙的“物权”主张形式而言，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试看以下两例：

立转典约人刘占海，情因缺用，将自己原典到青石沟晒纸正墙两堵，情原[愿]转典与本村刘同承业。同中言定典价钱叁仟文整，其钱当交不欠。转典以后，倘有人等争碍，与典主无干，刘占海一面承当。恐口难凭，立转典约存照。

计开：随原典约壹张，随到每年地主钱五十文。

同治□年八月廿七日

中见人 张德²

立典约人冀天保，自因使用不足，今将自己原买到干仔沟内晒纸正墙壹堵，情原[愿]出典与本村刘昌祥承业。同中言明，典价同[铜]钱壹仟贰佰文整，其钱当面交足不欠。日后户内人等争碍，不与[卖]主之事，冀天保一面承当。空口无凭，立典约存照。

光绪贰年十二月廿六日

中见人 张臭娃

郑闰月³

“典”与“转典”这些在不动产的传统交易中才能见到的交易方式，开始在对“晒纸墙”的物权主张中被运用，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原有的以土地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不动产交易体系，开始将原本不属于物权在“传统”的赤桥开始了其多样化的发展。

2.2 契约：在“契”与“约”之间

2.2.1 “契”：作为“权证”的契约文书

¹ 赤桥文书—7，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张仲伟。

² 赤桥文书—9。

³ 赤桥文书—13。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之下，皇帝是天下所有土地理论上的所有者，因此，可以理解，在中国长期的基层社会的土地管理过程中，并没有实行土地所有权证制度。¹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近代的中国会因此出现权证的“真空”，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权证“真空”的出现都势必会引发经济、社会的动荡，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既然社会离不开“权证”，而遍查相关文献也未能发现前近代中国权证制度建设的任何迹象，那么究竟是什么扮演了前近代中国的“权证”角色呢？答案是“契”。

“契”，在古代也作“契”，最初指：在龟甲兽骨上灼刻文字；进而泛化指：刻的动作；最终引申为：符券、书契性质的契约。²“契”从原始宗教仪式“灼刻”甲骨中将“神”对人类活动的“认定”结果通过甲骨热灼后产生的裂纹实现外化，我们从而发现“契”的过程实际上是原始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再认过程，只是由于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还较为低下，所以这一过程表现为“神”性的仪规。符券、书契性质的契约，源于纸张书写时代之前，人类通过在竹、木等书写材料上“刻字”记事，以“各持其半”的形式认定“刻字”所记之事。进而，“契”表达为一种“权力”对人类行为的“认定”，实现这一“认定”过程的“权力”：最初是神权，但最终使得其制度化的是“国家权力”。

“契”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刻写”下来的事件本身，而更侧重于对“事件”的认定过程及结果。也就是说，“契”本身具有强烈的仪式性，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权证”所必须的。“契”主要指的是围绕着田土、房产等不动产而展开的交易文书，示例如下：

道光十五年徐沟县清源乡平泉都五甲赵光族卖地契³

契稿⁴

平泉都五甲立卖契赵光族，自因乏用，今将自己原买到城户地四亩楼行不开树木相连东至郭处西至堰外跟南至郭赵处北至上一截刘处下一截至道四至开明情愿出卖与南二都十甲张廷辉名下永远永种同众言明时值价钱壹佰壹拾千整其钱当交不欠随到地内夏秋民粮肆升此地自卖以后倘有人等争碍光族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卖契存

¹ 安介生《清代乾隆晋中田契“契尾”示例》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12月。

²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北京），2000年6月，第183页。

³ 清源文书一补-6，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⁴ 左下角铃有“徐沟县印”骑缝，尺幅：450×490mm。

照

计开地内有水道通行

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立卖契人赵光族

赵光清

赵实晋

中间人 安振芳

李天佑

赵光武

赵光第 书

官契¹

平泉都五甲立卖契赵光族，自因乏用，今将自己原买到城户地四亩楼行不开树木相连东至郭处西至堰外跟南至郭赵处北至上壹截刘处下壹截至道四至开明情愿出卖与南二都十甲张廷辉名下永远永种同众言明时值价钱壹佰壹拾千整²其钱当交不欠随到地内夏秋民粮肆升此地自卖以后倘有人等争碍光族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卖契存照

计开地内有水道通行

道光十五年正月³日 立卖契人赵光族

赵光清

赵实晋

中间人 安振芳

李天佑

赵光武

赵光第 书

清源 第伍百伍拾式号

契尾

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为谕

旨议奏事，案蒙前领侍卫内大臣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提督雁门等

¹ 题头为“官契纸”，契纸为蓝格官版。右下角钤有“徐沟县印”骑缝，尺幅：370×390mm。

² 钤有“徐沟县印”。

³ 同上。

关军务监理云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管提督印务记录十次阿，

案验准户部咨河南司案呈，本部议复河南布政使，富明条奏，民间置买田产将契尾粘连用印存贮，申报送上司查验一折。奉旨该部议奏臣等查裕课固在，缘吏而别弊要归官民，如民间置买田产，例用司颁契尾粘连民契，令民收执，其来已久。前于乾隆十二年五月，内经安庆巡抚潘思榘奏，称民间置买田产自用契尾以来，民则贪藏税银，甘印白契，官则巧图侵隐，不粘契尾，致启刁民捏造假契，争占讼，或以大改小等弊，奏请立法稽查一折。经臣部议准除布政司预颁契尾，印发各州县存贮，粘连民契给发业户，仍照旧例外，请嗣后令布政司多颁连环契尾，编列字号于骑缝处，所钤盖印信，仍发各州县。俟民间投税之时，填注业户姓名契价税银数目。一存州县备案，一同季册申送布政司查核。倘有不肖官吏仍蹈前辙，希图侵隐，一经发觉，即将该州县严参照例议处。至于小民无知，贪藏税银，甘印白契，致启刁民伪契争占讼之端，应令布政司通行出示晓谕。如有不请粘契尾者，经人首报，即照漏税例治罪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通行飭遵在案。今该布政司申明奏请自部议多颁契尾以后，一给业户收执，一存州县备案，一同季册送司查考稽核之法，不为不周，而巧取庶民犹未能尽除者，缘业户契尾例不与契根同申上司查验不肖由，有司固得舞弊欺蒙。如业户契价千两，本完税银三十两，其于给民契尾，则按数填而于存官契根，或将价银千两而改为百两十两，任意侵隐，奏请设法清厘以杜积弊。臣等酌议，嗣后布政司颁发给民契尾格式，编列号数，前半幅照常细书业户等姓名，买卖田房数目，价银税银若干，后半幅于空白处预钤司印以备投税时将契价税银数目大字填写钤印之处，业户看明当面骑字截开。前幅给业户收执，后半幅同季册汇送布政司查核，此系一行笔迹，平分为二，大小数目，委难改换等因。于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并颁格式行文山西巡抚钦遵施行，准此拟合就行，为此仰司官吏查照咨案奉旨粘单内事理，钦遵即转行所属遵照办理毋违等因。蒙所遵即颁发给民契尾格式编列字号于空白处钤印飭发，为此仰州官吏凡遇民间置卖田产于投税之时，即将契尾前半幅照常总书业户姓名，买卖田房契价税银数目，后半幅空白钤印处大字填写某人置买某人田房价税数目，令业户看明，当面骑字截开，前半幅给业户收执，后半幅同季册送司查核，务须实力奉行。倘有不肖官吏，仍蹈前辙，滥印白契，希图侵隐，本司查出即行详揭参处。至于小民无知，该州县不时晓谕。如有卖买田房不遵粘契尾者，即照漏税例治罪，各宜凛遵毋违，须至尾者。

计开田亩业户张廷辉买赵光族房坐落顷一段间价银壹佰壹拾两，税银贰两肆钱玖分柒厘伍毫。布字捌百拾三号右给业户张廷辉准此

道光十五年 月 日发 徐沟县

通过文书上钤有的官印以及文书末尾粘连的“契尾”政府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交易事件的认证。文书本身在标明交易客观存在的同时，国家权力通过仪式化的“再认”实现了买主对标的物产权的主张。

作为权证的“契”往往要通过与其相结合的“合同”等文书的表达，才更容易了解其作为“权证”的实质，试看下面一例：

立兑房地约人薛绍唐，今同中人说和，情愿将自己原买到石家庄连间河水地半亩，甘心出兑与义望村人米永源名下，永远承业耕种。其中，如有亲族人等发生摺轱之情，有[由]兑约人一面承当。此系两方各出甘愿，恐口难凭，立兑房地约为证。

随原朱契壹张

两物相兑，各执壹张

民国叁拾壹年五月十七日

薛绍唐立

石凌河 押

中见人

陈尚斗 押

代笔人 高润青 书¹

作为房地兑换凭证所立的合同，在标定兑换过程的同时，将购置产业时所立的“契”作为合同的“附带物”，在产业进行交换的同时进行了交换。但就法理而言，作为兑换凭证的合同只具有部分的法律效力，真正主张财产权力的是购置该产业时所立的“契”。在具体的契约实践中，书立合同的双方通过交换具有“权证”性质的“契”，并使得表明财产权力的“契”与标明兑换过程的“合同”形成逻辑性证据链条，从而在规避不必要交易成本的同时，实现财产权力的明晰化。

2.2.2 “约”：合同化的“契”与“契”化的合同

在契约发展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契约种类就是“合同”。“合同”与契约史发展早期的符券、书契性契约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由于纸张的出现与书写方式的演进而迅速的成长起来；同时，“合同”又与契约实践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契”、“约”存在直接的赓续关系，以及共生关系。关于“契约”与“合同”的异同，较为普遍的定义认为：

“契约”是一种单契，一方立契，单方押署，对方持契；而合同则是多方书立，

¹ 文书原件现存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义望乡米守嘉先生处，复印件现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未编号。

多方押署，采用“半书”形式，各方都持有合同。¹

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定义应该包括“契”与“约”两部分。同样作为“单契”的“契”与“约”，其最大的区别点并不在于其所承载的“标的物”上，而在于文书是否得到了官方认证，是否具有权证属性。“约”的适用范围较广，包括了经营管理土地、和解、土地租佃和典当、析产、过继甚至是土地买卖。示例如下：

立卖契人刘培元，自因使用不足，将自己原分到白石口河西葡萄河坛[滩]地壹段，计地三亩半，树木、椽架、苇绳相连。东至河心，西至买主，南至刘天枢，北至大道，四至开明。情愿出卖与张廷辉承种，同中言明，卖价钱肆拾捌千伍佰[佰]文，其钱当交不欠。此地自卖以后，倘有人等争碍，卖主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契为证。

随到地内夏秋民粮贰升
道光贰拾陆年正月二十六日
立卖契人刘培元 押
吴敦礼 押
中见人

刘镇邦 押²

如上所示文书，就其形制而言与前文所示“契”书相差无几，且文书开篇便已写明“立卖契”，但此件文书并非为“契”，而是“约”。从文书内容来看，涉及土地买卖；但查文书原件并未钤印及粘连“契尾”，即此文书所表达的交易未获得官方认可，只是民间“私下”的交易，或可称该类文书为“合同化的契”，也即“白契”。

作为“约”的“白契”在契约实践中的使用，表达了“约”的规范化趋势，“约”的“契”化突显了“国家大传统”对基层的影响。与此同时，来自基层社会生活的合同，也出现了鲜明的“单契”化趋势，试举一例：

立卖柳树文约人武福永，因为一时不便，今将村边井上伙中柳树两柱，今同中作与武福^升禄、武世^科成。作价钱捌佰[佰]文，逢与武福永钱四佰[佰]文，日后四股耕承主，今以后柳树两柱与福永并无干。恐口无凭，立约为证。

光绪三年十月十日
立
立雨 押
中见人 武
福星 书³

¹ 梁聪《清带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与秩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² 清源（契约）档案—1，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³ 清源（契约）档案—58，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实践与契约制度之间的“脱节”。制度变迁的滞后性导致制度的“真空”被社会的需要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来填补。当原有的“契”、“约”概念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时候，非官方的“约”很迅速地填补了“契”的制度空白，从而在造成契约实践中“契”与“约”的混用，进而催生了“契约”概念的出现。

第三章 白契：被承认的土地与乡土化的地权

3.1 乡土化的地权与“白契”的泛滥

中国历代土地管理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每一位拥有田地的业主并没有官府颁发的所有权证书，而田地所有权通常是处于民间约定俗成，彼此默认的状态之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田地所有权更多地在地交易时体现出来，交易地契更多的成为土地所有权的见证。¹ 另人费解的是，人们通常习惯将田地的交易情况，通过不用向政府纳税的“非法”的“白契”表达出来；相反地，被政府规定为“合法”的“红契”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业生产得以开展的物质保障，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² 对于农民为什么会选择“白契”，最常见的答案是：逃税。但在我们检查清代典章制度的相关文献时却惊讶的发现：在清代，白契一经查出，买方要依法受到重罚。

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³

如果说“笞刑”的皮肉之苦是可以被克服的话，追罚相当于交易额一半的费用，这显然是与“逃税”的初衷背道而驰了。也就是说，在国家的层面上，政府并没有为白契的泛滥留下任何空间；真正促使白契得以“繁荣”的，是其所表达的基层产权交易背后的利益相关方，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基层社会。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⁴ 那么由这些人构成的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自然也就带有了浓重的乡土性。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而从内部来看，人们在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⁵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⁶，因为无论是发生在村庄内还是村庄间的交易，其利益相关方都是“熟人”

¹ 安介生《清代乾隆晋中田契“契尾”示例》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12月。

²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³ 《（光绪）大清会典》，卷755，转引自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171页。

⁴ 费孝通前揭书，第7页。

⁵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梁治平、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417页。

⁶ 费孝通前揭书，第7页。

关系。或者因为交易的数额“巨大”（如田宅、牲畜等），为郑重起见，交易双方会立有契约（白契），但在这种意义上产生的契约，更多的是“仪式性”的，而非“国家性”的。

白契的泛滥，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浓重的“乡土性”。在这样的社会中，“熟人”成为了打开基层社会大门的真正“钥匙”，但国家在试图控制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恰恰也正忽视了这一点。政府所制定的法度即使再森严，因与基层社会脱节，最终不得已以“法不责众”而草草了事。如果说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国家与基层社会在对抗中的被迫妥协的话；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中我们将要看到的则是：乡土社会的解体，看到国家的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相遇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¹

3.2 整理“白契”：现代中国的生成谱系

3.2.1 新政府的“更定新契”

民国肇造，面对紧张的财政与数量庞大的“逃税”白契，政府似乎又一次选择了妥协。民国元年（1912年）国会批准不论已税未税，一律注册发给新契²，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只是为了开辟税源，解决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难，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政府希望通过对白契的“默认”，将其合法化，更定“新契”的目的，是在试图解决前朝遗留下来的白契泛滥问题的同时，解决新政府的财政困境。但事实上，起码在山西，政府更定“新契”的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契约条例与施行细则》，规定税率为“买九典六”。同年，山西省国税厅公布《契税施行细则山西省减轻办法》规定：在一年内（民国三年五月一日至民国四年四月底），契主按“买三典二”纳税。逾一年后仍照《条例》所规定的“买九典六”纳税。³山西当局在贯彻中央政令的同时，以一种“打折促销”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更定“新契”工作在山西的推行。

3.2.2 “丢失”契约之后

就笔者所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晋中地区清代至民国基层档案，仅在阳曲县（今太原市）剪子湾村文书和清源县（今属清徐县）文书中就发现民国三年更定的“新契”18份。其中，在剪子湾文书中发现4份，占文书总量（41份）的9.8%；在清源文书中发现14份，占文书总量（128份）的10.9%。短短一年时间内

¹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梁治平、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417页。

² 秦增有、王树荣主编《榆次市土地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³ 同上。

产生的契约文书量，竟然占到了这两个地区从清代到民国所产生契约总量的 10% 左右，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当局民国三年推行更定“新契”工作的力度。但仔细检查这 18 份契约，我们惊讶的发现，18 份被更定“新契”的契约中，有 15 份其原契为“红契”，有 3 份其原契被声名遗失，新契约上粘有《申告书》，兹录如下：

申告书¹

为申告事。窃崇厚堂蒋年 岁，系浙江吴兴县人。今有剪子湾黄儿港坟地贰亩陆分捌釐，坐落陈家峪村，东至石俊，西至道，南至杨兴旺，北至尹照亮。于同治陆年 月 日买到的地，系坡粮。因宣统叁年玖月兵燹失落原契无存，现经本村社会值年董事、乡约张嘉祥邀集四邻公评估价，此地每亩值计市钱伍千文，共合计地价钱壹拾叁千肆百文。物值公允，所具是实。

并无假冒隐匿情弊 等事为此

申告伏候

核示施行实为公便须至申告者

中华民国叁年 月 日具申告书人崇厚堂蒋

第贰仟壹百肆伍号

申告书²

为申告事。窃崇厚堂蒋年 岁，系浙江吴兴县人。今有剪子湾西崖坟地叁亩壹分，坐落陈家峪村，东至尹照庆，西至岩，南至崖，北至渠。于光绪二十四年 月 日买到地，系坡粮。因宣统叁年玖月兵燹失落原契无存，现经本村社会值年董事、乡约张嘉祥邀集四邻公评估价，此地每亩价制钱伍仟文，共合计地价钱壹拾伍千伍佰文。物值公允，所具是实。

并无隐匿假冒情弊 等事为此

申告伏候

核示施行实为公便须至申告者

中华民国叁年八月十六日具申告书人崇厚堂蒋

¹ 剪子湾文书—8，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马维强博士、常利兵博士、刘素林博士。

² 剪子湾文书—9。

第贰仟壹百肆陆号

申告书¹

为申告事。窃韩闫村王印武，年七十岁，系清源县人。今有头荒坟二亩（楼行五回）、四皮白二亩（楼行五回），坐落本县本村村东、村北，东至王处，西至王处，南至顶堰，北至顶堰；另，东至小道，西至杨处，南至苗处，北至横吟。于前清多年 月 日因河淹将原契失落，今邀集董社，共同议价钱壹拾捌千文。

并无假冒 等事为此

申告伏候

核示施行实为公便须至申告者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十日具申告书人王印武

第九十四号

三份申告书中的前两份属于同一个业主——蒋某，一位生活在太原的南方商人²，他分别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购得位于剪子湾村的两块坟地。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在“兵荒马乱”中遗失了购买这两块坟地契约的蒋某，如果真的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而出现在剪子湾村的话，那两块坟地可能永远也回不到他的手中了。他在剪子湾村中的“熟人”成为了他进入剪子湾的“钥匙”。即使是在丢失了契约的情况下，他仍可以通过“熟人政治”取回属于他的土地。

第三份申告书的业主是生活在清源县韩闫村的王印武，从申告书的行文来看，“前清多年”一语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属于王印武的这两块土地长期处于“无契约”状态下，因为作为农民最关键的生产资料，买卖土地对于任何一个农家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王印武出生前的一个很长时间段内，购买这两块土地的契约就已经丢失，或者购买这两块土地的契约就根本没有存在过。

民国三年（1914年），当局对更定“新契”工作的推行并没有能在很大程度上使白契“合法化”，相反地，在对产权不明晰的产业进行重新认证的时候，国家所依靠的仍然是在“乡土社会”中建立起来的“熟人政治”。

在随后对剪子湾文书的检查中，一份立于民国十四（1925年）年的“补契”令人更加吃惊：

补契³

¹ 清源文书—61，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行龙教授。

² 剪子湾村，别名蛮子坟，因其村中部分土地在清代曾被一些来并经商的南方商人买作坟地。

³ 剪子湾文书—14。

立补契约人范棣花，今有自己祖遗，坐落陈家峪村坡地贰亩贰分叁厘，开列四至：东至崖，西至李卫元，南至李卫元，北至本主，四至分明。因祖遗多年，无正式契约，遂遵《整理白契办法》之规定，邀同村长副公估价值大洋贰元正。书立草契，缴纳税款。请予照税立此以资保障。

民国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立补契约人范棣花

一块“无正式契约”的土地，即使“祖遗多年”也应被视为“非法”，但这一切却可以写在盖有“县印”（如图示）的正式契约上，因为这是按照官方颁布的《整理白契办法》办理的。其实早在民国七年（1918年），山西省财政厅就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¹：

交易额	投验已税红契收费额	投验未税白契收费额	%
50元以下	0.5元	1元	200
50—100元	1元	1.5元	150
100元以上	2元	4元	200

政府在为解决白契泛滥问题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均告失败之后，终于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开始“接受”白契：通过在投验契约时对白契的“处罚性”收费，政府以一种非常“无奈”的方式公开承认了白契泛滥的事实。

从前近代到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浓重的“乡土性”，使得国家一次又一次“嵌入”乡村的企图最终都被“熟人政治”凝成的强大的“离心力”所排斥。白契的泛滥从前近代一直绵延到近代，帝国政府对白契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在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中得到改观，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权证制度并没有被建立起来。相反地，政府迫于基层社会浓重的“乡土性”，在前近代国家默许白契存在的基础上，进而无奈的公开承认白契泛滥的事实，甚至在基层社会中出现产权权属不清的时候，依然沿用基于“乡土社会”而形成的“熟人政治”来作为重新认证权属的依据。这一切都势必会造成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阻碍。

¹ 秦增有、王树荣主编《榆次市土地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第四章 土地证：从被给予的土地到符号化的地权

4.1 土地改革：被给予的土地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¹ 194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全国土地会议。历时近两个月的会议，总结了《五四指示》发布以来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8月10日由中共中央颁布实行。² 通过“土改”，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大量土地、农具等重要生产资料，在中国基层社会前所未有地实现了重新分配。

4.1.1 “土改”在龙家营村

1948年8月，晋中战役结束后，晋中平川农村成为“新区”。年底，中共决定在晋中新区进行土改。³ 位于徐沟县（今属清徐县）北部的龙家营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土改的。解放前，龙家营村属于“阎统区”进行过“兵农合一”制度，但由于制度实行的不十分彻底，仍保持了旧有土地关系，所以龙家营村的土改，并没有被按照土地关系已被“兵农合一”制度彻底打乱的地区，实行按人口（包括出征战士在内，烈士亦分给一份）平均分配的原则推行⁴；而是实行“中农不动两头动的办法”⁵。

土改的第一步是要弄清楚村庄旧有的土地权属情况，以便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开始前，时任徐沟县长的刘耀夫就已《分青布告》⁶的形式宣布“地归原主”，承认了“兵农合一”前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龙家营村土改也是在承认“兵农合一”前村民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进而实现地权再分配的。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他	合计	备考
土 改 前	户数	4	7	90	89			190	其它一项内 之土地在平 分前系庙地 户地等，平分
		2.085	3.64	46.88	46.8				
	人口	38	51	543	330			962	
		3.95	5.3	56.44	34.3				

¹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426页。

² 李枝荣主编《山西土地话》，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

³ 李晔《在地方档案中发现历史——晋中新区土改运动中的群众动员》《山西档案》2008年第3期

⁴ 晋中行政公署《布告》（1949年1月）载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新区土地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114页。

⁵ 同上。

⁶ 《龙家营村土改后阶级的实验总结》（1949年1月）载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新区土地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8—409页。

土地(亩)		339.63	275.29	2034.88	564.99		91.885	3306.67	后农会保存之土地。 在平分后，四家地主内有一户全家逃亡，有人口11人，全部土地抽出。 现三户内有三人在外经商能维持生活，不分地。 富农内有三 人，中农内 有六人，贫农内有一人在外经商，能维持生活，不给分地。贫农分地人数352.5是按最贫一人分二人和生活困难程度二人分二人半进行的，实际人数为：329人。
		10.27	8.32	61.54	17.08		2.79		
产量(石)		455.479	368.773	2452.924	633.669		103.728	4014.533	
		11.33	9.2	61.54	17.08		2.56		
每人平均数	亩数	8.938	5.397	3.747	1.712			3.437	
	产量	11.987	7.23	4.594	1.92			4.173	
占全村每人平均	亩	260	157	109	49				
	户	287	173.2	110	30.9				
户数		3	7	90	89			189	
		1.57	3.66	47.1	47.67				
人口		27	48	538	352.5				
		2.87	15.7	55.5	36.4				
土地		91.86	193.54	1828.99	1139.6		45.7	3299.8	
		2.78	5.86	55.4	36				
产量		93.987	190.983	2207.889	1454.838		63.269	4010.966	
		2.343	4.76	55.04	38.44				
每人平均数	亩数	3.402	4.03	3.4	3.233			3.407	
	产量	3.481	3.978	4.104	4.127			4.14	
占全村每人平均	亩	99.95	118	59.79	94.9				
	户	84.08	96.87	99	99.8				

资料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新区土地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¹

¹ 笔者对原文献中部分明显错误的数据进行了必要的修正。

从上面的统计表中，我们隐约地感觉到龙家营土改，似乎并没有严格地按照“中农不动两头动”的办法进行地权的再分配，同时更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推行土改的。在土改的具体措施上，龙家营土改避免了片面追求“平分土地”的方式，而是在各家原有土地土地的基础上，以全村每人平均产量为标准，进行抽补：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在数量质量上大体相等，按产量达到每人平均一份。¹

	抽 动 面								补 给 面								
	户 数		人 口		地 亩		产 量		户 数		人 口		地 亩		产 量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地 主	4	100	38	100	247.77	76.8	361.492	79									
富 农	7	100	51	100	81.75	30	177.75	48.2									
中 农	48	53.33	255	47	452.68	22.24	599.57	24.44	39	43.3	269	50	253.7	13.86	358.11	17.22	
贫 农									86	96.6	339.5	96.31	574.61	50.42	821.169	56.44	
雇 农																	
其 它					91.885		103.728						45.7		63.269		
合 计	59	31.6	344	35.75	874.085	26.13	1242.54	30	125	67	598.5	62.82	874.01	26.48	1242.54	30.97	
备 考	抽动是按平分前计算，补给面是按平分后计算，抽动面积之其它一项是村内之祠堂户地等，补给面里之其它一项是留农会之地。 中农阶层里有3户不动土地的共14人，有地45.85亩，产57.18石，每人平均3.275亩，产4.085石。贫农阶层里有3户不抽不补的共13人，有地36.86亩，产56.029石，每人平均2.835亩，产4.51石。																

资料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新区土地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从上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占全村土地总面积26%左右的土地被从它的原业主手中“抽出”，这些土地被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了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和中农。国家通

¹《龙家营村土改后阶级的实验总结》（1949年1月）载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新区土地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8—409页。

过对土地的“抽补”，以“革命”的方式将“富人”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与原业主强制分离；再以国家的“名义”将这部分土地“给予”“穷人”，从而实现了对地权的再分配。作为土地改革的被“斗争”对象，即使国家剥夺了原属于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但在“革命”的名义下应该也是被认可的。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这样做。地主在交出占原属于自己76.8%的土地、富农在交出占原属于自己70%的土地之后，剩下的23.2%和30%的土地也被国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给予”了他们。

4.1.2 接受“被给予”的代价

通过一系列并不复杂的数学运算，我们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有占全村土地总面积34.5%的土地被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了土改前的“穷人”和土改后变“穷”的人。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土改前的“穷人”和土改后变“穷”的人正是在乡土性社会中构成“富人——穷人”的经济共同体的双方。也就是说，通过土改原来的“穷人”不再那么贫困；以前的“富人”开始变“穷”，维持乡土社会稳定的“富人——穷人”的经济共同体被土改彻底打破了。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参与这次土地抽补的家庭占全村总户数的98.6%，只有占全村总户数1.4%的家庭没有参与土地抽补，也就是说，龙家营的中农广泛地参与了这次土地抽补，“中农不动，两头平分”的土改方针被抛到了脑后，土改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一次“运动”。在乡土性社会中围绕在“富人——穷人”的经济共同体周围而松散存在的中农（自耕农）被空前地发动起来。这样一来龙家营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参与了这次“运动”，这使得村庄原有的“熟人”格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这一过程中，从乡土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因租佃、借贷关系而形成的“富人——穷人”的经济共同体被打破。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平分”，穷人在获得“被给予”土地的同时拉近甚至消除了与富人的经济“势差”，构成乡土社会生活“地方性”的社会经济基础消失了。通过土地改革，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但维系乡土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熟人政治”却并没有被彻底摧毁。

4.2 颁发土地证：集体化的契机

土地改革结束的标志是：颁发土地证。1947年9月13日中共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第十一条规定：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

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¹

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山西省土地改革结束的地方发过不同样式“土地房产所有证”，由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区人民政府先后颁发。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年10月31日颁发《新土地房产所有证样式及填写办法》，指出：我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区，已进行土改，封建与半封建制度已经彻底消灭，无地少地农民已分的应有的一份土地和一定的房产。为安定农村经济秩序，提高农民生产情绪起见，凡土地改革已最后完成的地区，应迅即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并依法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在土地改革后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办法》规定：“各地已颁发旧证者不再更动，其已印就但尚存置而未发出者，仍可继续颁发，有效行使，”“新区尚未印发土地证者，则一律按照新证式样印制”。²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土地所有证的颁发，标志着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所有权证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所有证颁发后，产权如有变动时，买卖双方应将买卖房地的数量、日期、买主卖主的姓名写一清单，连同双方所有证，一并交村政府送县审核。经县审核无误，即可分别填证，买主在原证上另贴纸填写好，加盖县印，并办理税契手续；卖主则在原证备考栏内加以注明即可。县与村在双方所有证存根上亦分别加以注明。³

权证与契约的彻底分离，导致契约在产权交易中作用的弱化，作为乡土化地权承载者的白契永远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明确指出，通过土地改革要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同时“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⁴土地改革使每一位农民都得到了相当于当地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一份土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通过颁发土地证，土地改革的成果被固定了下来。但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按“人头”分得的土地，但是在“土地证”上主张土地所有权的却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¹ 樊润德、路敦荣主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二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第299页。

²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426页。

³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证的指示》（1950年2月7日，民地字第53号），载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590—592页。

⁴ 樊润德、路敦荣主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二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第297—298页。

填证应以户为单位，不强调个人产权，不单独分别填写，以减少家庭纠葛。¹ 这样做的结果使“土地证”内的权属关系出现模糊化，地权开始出现“共有”现象。土地权属的“共有”，成为了土地买卖的障碍，加之，土改后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呈现出“中农化”特征，这就为之后通过农业合作化最终实现土地“公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4.3 符号化的地权：土地所有权交易时代的终结

4.3.1 短暂的“土地证”时代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195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从每年的收入中付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²从证内“共有”到私有“共享”，农民通过对私有土地“使用权”进行让渡的方式，参与合作社内的收入分配。这样一来，土地权属进一步模糊化了。

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但“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入社”。³从“共享”到部分的“公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所有权最终被公有化了。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中的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⁴随着在“高级社”时期作为生活资料的“坟地”“房基”等土地的公有化，土改后农民私有的所有的土地都实现了“公有”，同时，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颁发的土地所有证完全失效。

4.3.2 土地“附属物”：最后的不动产

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通知》，对社员宅基地作出原则规定：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使用，长

¹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证的指示》（1950年2月7日，民地字第53号），载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590—592页。

²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429页。

³ 同上。

⁴ 同上。

期不变，生产队应保护社员的使用权，不能想收就收，想调剂就调剂。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¹但当笔者在翻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集体化时期晋中契约文书时，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立让房产约人李生瑶、李生贵、李生威，遵母之命，因父逝世无法出殡。今将土改分到西街路北内院下东房叁间，土木相连，让与范公大队，任其处理。央人说和。作价人民币壹佰捌拾元正。洋业两交不欠，恐口难凭，立约为证。

公元一九六四年元月十三日 前名立

郝广采

中证人 郭法科

王如淮 代笔²

立卖房产约人王家，兹因手中不便，经济困难，以致生活紧张。今将祖遗东街路南旧院壹所，内有东房叁间、西房叁间、北面土墙街门，一概上下土木砖石相连，东至程走道，西至王恩宽，南至程，北至大道，四至开明。情愿出卖与范公大队，永远管理。同中言明，作卖人民币伍佰圆整。洋业两交不欠，日后如有纠葛，有[由]卖（主）一面承当。恐口难凭，立约为证。

公元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 前名立

中证 程良

王如淮 代笔³

房产所占用的宅基地，已经于1962年被纳入“公有”土地的范畴而禁止买卖。但这两份分别产生于1964年和1971年的卖契，却明白无误的将两处房产“一概上下土木砖石相连”地卖给了“范公大队”。因为两份卖契的受契方都是集体，且契约上盖有“公章”，说明这两次交易显然不是私下的“暗箱操作”。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使土地的使用权表现为一种以“队”为单位的“共享”，但宅基地的使用权因其土地附着物的私有而表现为“私用”。两份契约中所表达的房产交易，其内涵是房屋本身以及房屋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的交

¹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462页。

² 祁县文书—6，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收集人：郝平副教授。

³ 祁县文书—7。

易。土地“公有”的实现，使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因完全实现“公有”而发生“符号化”，上行成为一种抽象的“公权力”，而这也正是上文提到的两次房产交易发生的前提。

结 语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之下，皇帝是天下所有土地的理论上的所有者，因此，可以理解，在中国长期的基层社会的土地管理过程中，并没有实行土地所有权证制度。¹在土地产权交易中产生的契约，因其自身的矢性特征而成为土地所有权证的天然替代品。通过记载交易过程的契约与官府保存的相应地籍资料的“结合”，前近代的中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实现了对土地权属的标定。

中国乡村社会浓重的“乡土性”，造就了基层社会生活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作为“大传统”，很难直接被基层社会所接受。也正是这种“结合”的非正式性，为白契在前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期泛滥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从前近代到近代，国家一次又一次“嵌入”乡村的企图最终都被“熟人政治”凝成的强大的“离心力”所排斥。白契的泛滥从前近代一直绵延到近代，帝国政府对白契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在近代国家的社会进步中得到改观，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权证制度并没有被建立起来。

土地改革的完成结束了中国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大土地所有制最终被消灭，确立起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通过“土改”，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大量土地、农具等重要生产资料，在中国基层社会前所未有地实现了重新分配。国家通过对土地的“抽补”，以“革命”的方式将“富人”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与原业主强制分离；再以国家的“名义”将这部分土地“给予”“穷人”，从而实现了对地权的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从乡土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因租佃、借贷关系而形成的“富人——穷人”的经济共同体被打破。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平分”，穷人在获得“被给予”土地的同时拉近甚至消除了与富人的经济“势差”，构成乡土社会生活“地方性”的社会经济基础消失了。国家第一次真正开始“渗入”乡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渗入”的不彻底性

通过土地改革，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但维系乡土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熟人政治”却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人民政权通过颁发“土地证”，在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土地所有权证制度，同时也将土地改革的成果固定了下来。但在“土地证”上主张土地所有权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这样

¹ 安介生《清代乾隆晋中田契“契尾”示例》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12月。

做的结果使“土地证”内的权属关系出现模糊化，地权开始出现“共有”现象。土地权属的“共有”，成为开展土地买卖的障碍，加之，土改后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呈现出“中农化”特征，这就为之后通过农业合作化最终实现土地“公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土地“公有”的实现，使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因完全实现“公有”而发生“符号化”，最终上行成为一种抽象的“公权力”。

参考文献

档案类:

- [1] 太原市清源县（现属清徐县）民间契约 126 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档案室藏。
- [2] 太原市杏花岭区剪子湾村民间契约 41 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档案室藏。
- [3] 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民间契约 31 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档案室藏。
- [4] 晋中市祁县民间契约 20 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档案室藏。
- [5] 田涛、宋格文、郑秦主编《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一、二、三），中华书局（北京）
- [6] 另，参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晋北、晋东南、晋南及晋西地区民间契约若干。

史志类:

- [1]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增刊。
- [2]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北京，1999 年。
施沛生编《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 [3]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5 年第 1 版。
- [4] 山西省史志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中华书局（北京），1998 年第 1 版。
- [5]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旧志二种》，中华书局（北京），2006 年。
- [6]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点《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7] 刘文炳撰，乔志强等点校《（民国）徐沟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2 年。
- [8] 清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清徐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9] 太原市杏花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北城区志》，中华书局，北京，2002 年第 1 版。

- [10] 太原市北城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太原市北城区地名志》，内部发行，1986年。
- [11] 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南郊区志》，三联书店，北京，
- [12] 杨拴宝主编《清源古城——清徐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

著作类：

- [1] 陈秋坤、洪丽完《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
- [2]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
- [3] [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 [4] [美]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 [5] 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
- [6] 李倩《民国时期契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7]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 [8]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中华书局（北京），2006年。
- [9] 行龙《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10]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
- [11]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2] 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
- [13]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14]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15] 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 [16] 张正明、科大卫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17] [美]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 [18] [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 [19] 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年。
- [20]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 [21] [美]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

- 制[22] 度学派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23] 蒋晓伟《中国经济法制史》，知识出版社，上海，1994年。
- [24]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2000年重印本。
- [25] 李玉文《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2年。
- [26] 杨纯渊等编著《山西经济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27]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中华书局（北京），2007年。

论文类：

- [1] 张正明、陶富海《清代丁村土地文书选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 [2] 陈学文《清代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法制化——清道光三十年山西徐沟县王耀田契
- [3]（私契、官契、契尾）的考释及其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4] 杨国桢《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2、3期。
- [5] 乌廷玉《近代山西省的租佃关系》，《晋阳学刊》1989年第6期。
- [6] 王日根《清至民国建瓯土地契约中的经济关系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 [7] [日]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北京）1992年第1版。
- [8] [日]寺田浩明《日本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0年第1版。
- [9] 龙登高《11-19世纪中国地权市场分析》，《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 [10] 李祝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 [11] 李三谋《民国前中期土地贸易之特征》，《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 [12] [美]黄宗智《中国历史上的典权》，《清华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辑。
- [13] 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和国家法》，《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 [14]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15] 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地权分散过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 [16] 李力《清代民间契约中关于“伙”的观念和习惯》，《法学家》2003年第6期。
- [17] 王日根、卢增夫《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 [18] 胡钢《明清时期土地市场化趋势的加速》，《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 [19] 张应强《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 [20] 陈学文《土地契约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 [21] 王旭《中国传统契约文书的概念考察》，《法治论丛》2006年第4期。
- [22] 石涛、李军、刘成虎《明清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再探》，《经济问题》2006年第11期。
- [23] 张玉、李秀荣《饶阳县韩村李氏地契辑录及考释》，《文物春秋》2007年第2期。
- [24] 刘道胜《明清徽州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25] 吴向红《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 [26] 任吉东《近代中国契约文书及其研究》，《历史教学(高教版)》2007年第7期。
- [27] 邢丙彦《晚清同光年间松江的土地买卖交易形式变化——上海市档案馆藏松江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
- [28] 柴荣《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立法与实践》，《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1、“《于清端公政书》点校”，2007年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0771），主持，2万元。

2、“《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汇编》编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重点项目，第4，20万元。

二、发表论文

1、《诗史相证：在非传统史料中发现于成龙》，李志安主编《于成龙研究论文集》，三晋出版社，2009年。

致 谢

论文在反复的修改之后，终于脱稿了。回顾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那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免心潮起伏。如果我前面所写的那些稚嫩的文字算是成果的话，那也只是对我学习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每一个“为学者”的成长过程都是漫长而艰辛的，同时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太多太多的友善与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行龙教授，是他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搜集与处理、开题和具体写作的每一个环节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与帮助。师门三年的学习，先生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领导和老师们，没有他们的呵护与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成长：中心执行主任郝平副教授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张俊峰副教授、胡英泽副教授、韩晓丽老师、常利兵老师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中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关心与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与我亦师亦友的马维强老师和邓宏琴师姐，他们夫妇几乎见证了三年来我每一步的成长。

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研究员在去年灾荒史年会期间极具启发性的两次长谈，拙文后半部分的基本思路即发端于此。感谢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黄树民研究员对拙文第三、四章的肯定与中肯的批评。正是专家们的指导与批评鞭策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踏实前行。

不能忘记的还有与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师兄弟们：李德平、李全平、王锋、曹雪峰、郭战成、侯晓东、李志强、董海鹏、高维娜……经常性的辩难与互帮互助使我和大家一道，在社会史中心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得以快乐的成长，再辛苦的学习与工作因为大家在一起，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快乐的回忆。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二十多年来是他们一步步支持我、帮助我走到了今天，我前行的每一步都浸透了双亲的关爱与呵护，在此我怀着虔敬的心向他们致敬！并向所有关心过、帮助过我的师友、亲人致以衷心地感谢！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张仲伟，男，山西省太原市人。2003年9月至2007年6月，就读于山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9月至今，就读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社会史专业。

联系方式：

电话：13754887056

电子信箱：zzw19831003@sina.com